

的是因为财政压力，有的则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。

张端鸿表示，近年来，高校在财政支持下降的情况下，倾向于削减招生

人数少、难以直接产出经济效益的学科，这也是

全球高校在调整

课程设置时的普遍趋

势。随着科技创新被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领域，高校更倾向于在 STEM 领域加大投入，以吸引研究经费和优秀学生。

文科通常吸引以兴趣为主导的学生，但在就业压力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影响下，许多学生选择了“更安全”的学科。国际学生也往往倾向于选择理工类就业导向更强的学科，这也导致文科课程的选课人数下降。高校如果坚持开设学生人数不足的课程，会占用教师、教室和经费等各种教学资源。高校长期维持这样的课程确实会面临很大的财务挑战。

而在贾拥民看来，当下文科的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都比不上理工科。

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：文科与理工科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差距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，而在职业中期的收入最高峰，工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达到了文科的 1.5 倍。被视为传统文科毕业生的几大就业选择——律师、出版业和学术界，处境也越来越难。

在中国，2023 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，本科毕业后五年的收入数据，排名前十的无一例外为理工和经管类专业，毕业十年后的收入差异更大了。

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，文科不像理工科专业那样严格要求专业师资、专业实验室，可以满足快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需求。而这直接带来的问题是，不少快速扩招的文科专业，缺乏培养质量保障，进而导致文科专业“低质化”与文科毕业生就业难。与此同时，文科在高校中逐渐成“弱势学科”，因为

不论是发表论文的期刊（理工农医有大量的国际期刊，诸如《自然》《科学》），还是申请的课题、经费，

在中国，2023 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，**本科毕业后五年的收入数据，排名前十的无一例外为理工和经管类专业，毕业十年后的收入差异更大了。**

人文社会科学都远不如理工科。我国高校教授也存在“贫富差距”，而文科教授，是大学教授中收入最低的群体。

自 1999 年开始，随着国内高校扩招，毕业人数和比例显著提升。新的科技革命下，提供新生产工具的技术和资本拿走了大部分生产效率提高的收入，导致文科在就业时面对的往往是职能型岗位。这些岗位门槛较低，不直接创造利润，往往是非核心部门。

张端鸿进一步表示，在教育成本高昂、毕业后薪资水平差异显著的背景下，文科专业和课程的长期价值可能难以在短期内被学生和家長认可。

在贾拥民看来，文科被削减不仅“哀其不幸”，也有“怒其不争”——国外许多大学中（甚至某些顶尖大学也不例外），大量文科专业和课程不仅饱受自身的“近亲繁殖”之苦，而且基本上被“政治正确”所主导，有时甚至达到了危及言论自由、无法开放讨论的程度。这样的文科，在大学内部逐渐沦为圈内人以“同行评议”的名义自我满足的舞台，向社会输出的人才的表现也往往一言难尽，而距离追求卓越学术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目标则越来越远。

《时代周报》综合了多家媒体和机构的调查，列出了美国大学生最后悔选择的专业——社会学、人文专业、传播学、教育学、市场营销、医学助理、政治学、新闻学、生物学、英语语言文学。这些专业大部分都是文科：要么是岗位对学历要求很高，要么就是很少有对口岗位（任何专业都能干）。